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六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左熙世

明文海卷六十五

餘姚黄宗羲編

奏疏十九

直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疏　華允誠

臣最駑下濫叨清秩固守拘諒無裨聖明昨以母老乞休情迫呼天罔知違例特蒙聖慈矜宥感激涕零中夜循省既無寸長可以自效若復耽榮戀禄依回容默有懷不吐君親兩負何以為人竊見三四年来皇上焦勞

於上羣工百執事鞅掌拮据於下匆匆孜孜日不暇給而法令滋章臣民解體人材蕩盡根本受傷此臣所謂可惜可憂者也以皇上聖德加之厲精何難手握大權坐躋至治乃當事諸臣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借皇上綜核而騁其訟逋握算之能遂使和恒之世競尚刑名清明之躬浸成叢脞以皇上圖治之盛心為諸臣鬬智之捷徑可惜者一人臣典幹展采止此精氣今但以窺瞯徼指為盡心抉擿細故為快意乃至率

屬大僚驚魂於回奏認罪封駁重臣奔命於接本守科
直指風裁徒徼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遂使官守言
責止歸牒牘之繁吏治民生盡成鉤較之務以多士修
職之精神為小夫趨辦之能事可惜者二今何時乎非
大小臣工同舟遇風之時乎而廟堂不以人心為憂政
本不以人才為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
角户分門之見意見互觭議論滋煩遂使俛剿俛撫等
於築舍忽用忽舍有若舉碁以輿邦啓聖之日時為即

聾從昧之舉動可惜者三人主所以總一天下者法也今雷霆所及幾莫知其方矣喪師誤國之王化貞何以與楊鎬異辟潔已愛民之余大成何至與孫元化並逮甚而一事偶誤一言偶咈執訊隨之反使輕猾者不以扞網為懼而矜嬌者且以對吏為榮刑罰不中鈇鉞無威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為元氣者公論也今直言敢諫之士一鳴立斥指奸薦賢之章非訐則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不惟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諸臣相戒拱

默喑塞求容是非共蔽忠讒互淆可憂也國家所頼以為防維者廉恥也今大臣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隷之心小臣惟望氣占風而鮮特立之概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倨與之抗衡者僅二三人耳其餘奔走期會惟恐後時詰曲趨承猶虞獲戾皇上以為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為内臣可惟吾操縱而不知其屈辱士大夫已如此矣貪競成風羞惡盡喪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古者丞相之職實兼今之閣部權

大重而易以為奸國朝罷設丞相於是用人之職吏部掌之而閣臣不得侵焉今閣臣兼操吏部之權而加膝墜淵惟其所欲以朝廷黜陟而供報復之私會推公典兩手握定而私人徧布勢日傾乎南北封疆重寄一味游移致覆轍相尋憂獨遺於君父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而白簡翻為罪按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而薦剡遂作爰書皇上惡諸臣之欺欺莫大於此矣皇上怒諸臣之擅擅莫專於此矣皇上厭諸臣之黨

黨莫固於此矣威福下移而舉錯倒置奸焰薰灼而正氣消靡可憂也臣區區之心願皇上尚德緩刑用賢去佞勿以至神至聖之資為臣下所誤勿以治人治法之大為奸回所牽勿過用嚴而使士氣人心日趨於頑懦勿偏為任而使名流善類永錮於清時使臣言得行即治臣以出位僭言之罪臣有餘榮即臣母亦無遺憾矣

請贈官三孝廉疏　陳子壯

題為微臣巡方事竣敬舉真忠節真孝廉仰祈聖明鑒

裁賜謚贈官以勸忠臣以維士習以彰聖化事儀制司案呈奉本部送崇禎七年十月初十日禮科抄出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今降職五級祁彪佳題前事內稱朱紈長洲縣人生三日遘家難即與其母繫獄後賴有司白其冤稍長為諸生孤苦自立正德間成進士知景開二州俱以廉惠幹濟稱擢南駕部備兵四川威茂時以平深溝諸部冦功歷廣東左布政使又以剿平獞賊進都御史撫南贛移撫閩浙時沿海奸民與番舶通因

緣為奸利而以大姓豪家為主紈拜官請便宜從事及
視事斥去貪汚者數人窮治通海船者𢿱根豪右剪除
無貸提兵平漳州同安冦移師定海屢破島夷又大破
賊於溫盤南麂諸洋以忤時數上捷僅得一拜賞後忌
平佛朗機黑白二番船俘其酋及餘衆四百餘有言其
為變者紈下令誅渠魁為言者誣劾削職聽勘紈讐嫉
墨吏大猾以為必死嘆曰吾家無一錢且數負氣節安
能對獄吏遂仰藥死陸粲長洲縣人進科選庶吉士以

不謁謝權貴遂出為工科給事中感激受命三日聞邉警即上言兵事又請開弘文館與博聞有道之士講論政事優太學舉貢諸生途與進士並復上四事曰久任使慎考察汰冗官復制科言事無所避忌時法司與廠衛獄互異粲力持法司議遂下獄踰月杖而釋之復劾輔臣張孚敬桂萼并及諸要路夜草疏鬼嘯於庭粲大言曰我男子死耳疏不可已嘯乃寂疏入罷二輔臣直聲震動會有以蜚語聞者復下獄謫都匀驛丞遷永新

令平究獄擒劇盜杖殺土豪以母老致仕歸十八年不
通朝臣一字郡邑罕覩其面葉茂才無錫縣人生而孝
友痛母早逝每館歸坐卧父側時刻定省萬歴己丑成
進士授刑部主事三月告南迎養改工部分榷蕪關盡
革他稅不留一錢差竣上羨金數千疏曰久早得通故
有羨金請不為例蒙賜白金松布以旌異改南吏部郎
中再請告歸起禮部郎中歴陞太僕寺少卿家十五年
至是始一出時言者議論異同抗疏相閧且累疏乞休

又七年起太僕太常少卿皆不就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到任三月即致仕布衣蔬食以終其身居僅有堂三楹妻安人老而織紡以給饘粥及與同志講論道德切磋不倦無片紙入公門雖小夫稚子無不知其清節張基吳江縣人中嘉靖庚子舉人例得坊金散宗黨略盡會試時有顯者欲為道地堅謝弗應是年擬魁選竟爾落第父卒孝事祖母上南宮時忽念祖母病遽爾返棹自是遂謝應舉究心為己之學所著有孝經附註讀書疑

獨鑒廣頤數十卷隆慶初詔采山林隱逸撫按彙薦力辭不應歲大祲賑米數百斛屬軍興族皆任役不忍獨以例免為請代於官毀家紓之産盡弗顧學既有得預刻亡日至期趺坐而逝歸子慕崑山縣人中萬歷辛卯舉人為文苑名臣有光子少喪父讀遺書必捧之而泣母疾衣不解帶者數月少具勝情若不可一世及有得於晏坐黙存之學其學專於談已過若創痏刺心毫不假借以是遘疾嘔血雖制義妙天下竟絶意進取不與

衣冠之會不詣府縣不受當路問餽不為子弟應試干
請雖甚貧養其兄子之孤者養其弟婦之寡者自處無
不得之言與人無不足之色里俗皆化之甫强仕以前
疾卒朱陞宣吳縣人中萬歷壬子舉人念父母老一再
公車往返不踰百日乙丑心動馳歸歸則父九十尚無
恙而母氏甫七十康養旬餘遽卒識者謂誠孝所感自
此遂絶意計偕設榻疾父之側凡一菜一糜以至中單
厠牏之類靡弗親者與先臣周順昌為總角交順昌中

璫禍時小民號呼稱寃徂擊緹騎閶郡震恐多避難獨
陛宣周旋於左右後以親殁拮据喪事不得辦致患噎
膈卒以身殉孝門下從遊百餘人多一時譽髦會敛之日
相向哭失聲已上在忠節三臣勁骨不容膚功早建孤
忠九死回天之諫草猶香恬退一生獨對之衾影無愧
在孝廉三臣學修已底純全志行毫無餘疚高文懸市
士人皆挹其丰神至行飭躬賢者獨欽其蘊藉是真輿
論允合國人曰賢者也伏乞聖明鑒裁勅部覆請忠節

者賜之謚典孝廉者贈以官階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欽遵抄出到部送司除朱紈等賜謚應俟諮訪另議外
其張基等贈官一節查得往例以撫按薦舉由孝廉蒙
恩授官者如萬歷二十一年正月江西舉人劉元卿授
國子監博士鄧元錫授翰林院待詔萬歷二十一年二
月四川舉人來知德萬歷三十八年十月湖廣舉人瞿
九思並授翰林院待詔俱奉欽依在卷夫同一舉人生
者之潛德既行旌敘則死者之幽芳似更宜優卹事例

固可援也等因案呈到部看得蘇松廵按御史祁彪佳所舉孝廉已故舉人張基歸子慕朱陛宣三人歿有久近其行事亦有互異而大都孝以為經文以為緯讀書明理守身事親皆有志於古人而無同於流俗鄉里共高其誼紳衿咸以為賢者宜按臣之聽採而臚舉以請也案查舉人緜薦授官往例具在未有贈職於身後者國家名器固所當嚴乃其人往矣非有月旦之依附徑路之汲引也其光燄不足以熱人而直道不泯潛德猶

芬擬授官之典於論定之餘似為較愜伏惟勅下吏部照劉元卿鄧元錫等例各贈一官銜以為好修者勸益於三舉人身後所得者不過虛名而於今日士風世教所禆者即為實效矣伏惟皇上裁奪施行

糾內臣檄謁疏金鉉

奉為監臣移檄非體徵臣瑣言漸驗伏乞聖明立賜申飭以全士節事臣於十月二十三日具疏懇止總理太監建署蓋惟恐以此開交結之漸決廉恥之維所爭甚

大非止為糜費無益也臣靜候綸音不蒙批發未幾而
建署之舉卒行矣此在聖明自有裁制臣不敢補牘強
聒乃昨見臣部司務應傳總理太監張彝憲信牌內開
本監公署已完擇於初七日上任所有兩部司屬官吏
人等謁見一應儀注合照部堂體制會同斟酌妥當逐
欵詳開先期呈報臣見之不勝驚異夫彝憲之遣皇上
原使之監視兩部出入錢糧未嘗假以堂屬相臨之體
也今彝憲移檄曰司屬曰合照部堂體制是明欲驅清

署之臣羣然屈節於奄寺試令爲憲自思皇上勑諭中曾有是乎抑祖宗典故中曾有是乎且爲憲銜猶司禮職則監視原與巡視之體制相等惟是貪墨侵欺一任覺察若必欲亢顔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迪簡之臣子而令其磬折傴僂將置自有之堂屬别行僭妄之儀去不易之公庭強抑刑餘之下則爲憲殆儼然以卿貳自命其意不知以何者處諸臣矣不亦羞朝廷而辱當世之士耶況從此結納奔趨彼則曰驕此則曰諂干憲典

而壞士風有如臣前疏所云者其流弊可勝言哉臣委質聖明自矢無玷生殺予奪惟君父命決不敢匍匐於彛憲雄踞之庭致罹交結之條也伏望皇上俯採臣言立勑彛憲勿謬以部堂之體自居并飭兩部諸臣勿輕以司屬之體自褻公署雖置決宜絶跡不相往來止以錢糧文冊移會稽核庶國體正而士風伸矣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崇禎四年二月初六日具奏初九日奉聖旨內臣總理錢糧各官遇有職事相關自當禮見其餘

不必通謁金鉉亦不必借題激陳該衙門知道

明文海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六十六至六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姚希慶

謄錄監生臣包文訓

明文海卷六十六

餘姚黃宗羲編

詔表一

定嶽鎮海瀆名號詔王禕

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夏大統以正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

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有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於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不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

以齊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為當用稱朕以禮祀祀之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進書表　胡廣

伏以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經緯乎天地貫徹乎古今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用之於身而身修行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平蓋世必窮經而後道明未有舍經而能治理者也是以

聖王垂憲必資道以開人賢哲肇基必稽古以作範故伏羲則河圖而演畫大禹因洛書而錫疇孔子删詩書修春秋寓一王之法周公陳王業制禮樂弘百世之規況乎精一執中之傳尤重丁寧告戒之旨如斯顯跡昭然可觀自王道既衰異說蜂起燔烈秦火之餘穿鑿漢儒之弊其間存者不絕如絲莫能究其指歸一切趨於苟且貪縁故習鮮克正之於乎聖人之道不行而百世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而千載無真儒遂令往轍之難

尋益發前修之永歎夫否必有泰晦必有明繇夫濂洛關閩之學興而後堯舜禹湯之道著悉掃蓁蕪之蔽大開正學之宗不幸屢阨狂言即揚復抑又因循數百年之間卒莫能會其說於一蓋必有待於今日者矣天啓聖明誕膺景運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聖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興太平首建學校頒賜書籍作養人材茂隆政治四海内外翕然同風欽惟皇帝陛下文武聖神聰明睿知纘承大統紹述鴻勲成功盛德雖三皇而無以加

事業文章與二儀而同其大治已至而猶以為未至功已成而猶以為未成體道謙冲遊心高遠乃者濬起宸斷修輯六經恢拓道統之源流大振斯文之委靡發舒幽賾鈎纂精玄博采先儒之格言以為前聖之輔翼合衆途於一軌會萬理於一原地負海涵天晴日皦以是而興教化以是而正人心使夫已斷不續之墜緒復屬而復聯已晦不明之藴微復彰而復著肇建自古所無之制作纉述自古所無之事功非惟備覽於經筵實欲

頒布於天下俾人皆由於正路而學不惑他岐家孔孟而戶程朱必獲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義咸趨聖域之歸頓回太古之淳風一洗相沿之陋習煥然極倫倚歟盛哉竊嘗觀之周衰道廢汲汲皇皇以斯道維持世教者惟師儒君子而已未有大有為之君能倡明六經之道紹承先聖之統如今日者此皇帝陛下所以卓冠百王超越千古者也臣廣等一介書生粗知章句大學賢關渾未造其閫奧圓冠句履固慙列於章縫幸逢熙

洽之時謬忝校讐之任每受成於指教亦何假於施為樂覩就編冐勝歡慶與天下而同惠於萬古而有光尊所聞行所知求不負於教育正其誼明其道期補報於昇平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隨進以聞

擬進大明一統志表　丘濬

伏以並日月以照臨千載啓大明之運全天地所覆載萬邦咸正統之歸輿圖之廣曠古所無地志之成於今為盛粵自三才定位歷代迭興封山濬川舜肇十有二州

之地列爵分土周會千八百國之君迨夫嬴秦始置郡縣繼以劉漢益拓土疆自魏晉以來由宋元而上或閏位之弗齒或霸業之偏安或威令之阻行或恩德之未洽皆未有若我朝得國之正闢地之大者也德與地而兼廣政與教以並行南都吴北都燕立標準於四極大為府小為縣總要會於三司藩府分封並峙維城之固衛所布列廣宣禦侮之威規制周嚴氣勢聯屬南踰銅柱東越鯷波盡入版圖之内西亘金河北彌狼望率歸

聲教之餘彈九服於域中通八荒於化外青羌黑濮遥
儌月以來賓黄支朱鳶畢占風而受吏禹迹之所不至
章步之所未周地無間於華夷治獨超乎今古不有盛
製曷彰丕圖粤若帝王受天命以建國皆有載籍志地
理以貽謀於虞有禹貢之書在周有職方之典方册所
載若管氏地員吕覽有始百家之傳説不同館閣所修
若元和郡縣開寶圖經一代之典章可考寰宇記之作
於宋畧有未明大統志之述於元泛而失實肆我聖祖

嘗命儒臣雖采録之有餘尚編輯之未旣時如有待事豈偶然恭惟皇帝陛下聰明首物神聖自天膺歷數以在躬收政權而獨運光昭祖武弘迓天休凡聖賢經世之圖咸留睿覽於祖宗待成之志尤軫宸衷謂此與地之書關係甚大特詔文學之士纂述是司授成命於九重考遺編於千古上自聖經賢傳下及水志山經祕中秘之所藏萃外史之追掌遍閲累朝之史旁蒐百氏之言與夫羽陵宛委竒文汲冢酉陽逸典玄詮梵藏小説方

言靡不網羅舉皆蒐采綴貫羣籍約為成書義類凡例悉有據依信疑是非壹加訂正首辨方州之域次推星野之分建置有革有因疆界或分或合如水自源而徂委如木由榦而分枝山川形勝之殊風俗物產之異巨細不遺公署學校之類宮室關梁之倫古今俱載留則民愛去則民慕宦蹟非循良不書出而道行處而道明人物惟名賢是取非徒儒道而二氏兼收不獨華風而四夷亦附所以廣聖道之咸容示皇威之無外比之前

志允謂全書綱舉而目張有倫有要事增而文省不泛
不踈海內廣輪如指掌而斯見天下險易不出户而可
知自有地志未之前聞宜並聖經垂之後代此誠皇上
繼志述事之孝卓冠乎百王高出乎千古者也臣等章
句腐儒草茅賤士叨蒙拔擢豈能如楚左史之讀九丘
忝効編摩竊自比晉司空之創六體莫能稱詔深虞玩
惕之尤幸覩就編少助清閒之學闕書同文車同軌大
一統而四海嚮方天為蓋地為輿中闕間而萬世永賴

進歷代通鑑纂要表　李東陽

臣某等恭承先帝勅旨纂修歷代通鑑纂要今已成書謹奉上進者臣東陽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世有古今史冊鑒興衰之迹聖無先後文章昭作述之光事或因舊以為新體則似輕而實重司存纂輯道切規箴寧辭寸晷之多圖効萬分之一洪惟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陛下德運堯天聖躋湯敬求多聞於古訓發渙命於羣臣謂先儒綱目

之書本明正統顧上古帝皇之世未粹成編下逮宋元
尤多卷帙盈箱充棟實緐西庫之藏旰食宵衣豈有三
餘之暇親分義例預錫名稱寒暄閱二載之期朱黑更
數人之手攀龍髯而莫逮撫蠹簡以增悲不敏是懋無
功可錄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英明出類剛健居中上同
舜哲之重華下軼啓賢之繼道實錄方修於金匱餘功
載績於汗青非徒撮要以刪繁抑亦要終而原始政必
稽其得失行必著其忠邪詞雖省而事已該人既往而

言獨在博采諸家之斷略致品評間陳一得之愚代為講說法多從舊理貴折衷不求敝力於難知務期開卷而有益肇呈首帙進讀經緯漸底終篇告成寢廟臣等或躬承神授或續奉宸音心徹河嶽之涓塵識陋海天之蠡管治鑑開英皇館局而成於神宗之朝政要本貞觀君臣乃輯於開元之世矧茲庸劣詎免稽遲幸惟往責之粗償敢詑前時之未有伏願聖不自聖益弘作聖之功新又日新茂著知新之效考治亂存亡之故為賞

刑黜陟之規主善為師豈謂借才於異代建中制事用能垂裕於後昆謹以所修歷代通鑑纂要九十二卷目録凡例一卷共六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重進大明會典表 李東陽

伏以有謨訓以貽子孫垂萬世之燕翼觀會通以行典禮昭百世之鴻規蓋非天子則不考文然惟孝者為善繼志粤自結繩政代契託書傳象魏法陳理同家喻制備於周官之後經傳於秦火之餘漢模略定乎三章唐

式僅頒乎六典大典垂於宋而光嶽弗完經世紀於元而彛倫攸斁當天心之厭亂屬聖主之開基峻德神功彌綸宇宙宏綱大法敷賁臣民文皇紹統於昌期列聖承休於奕葉政由俗革道與治同中間或斟酌以隨時大抵皆後先而合節顧夫簡編穰浩條貫繁多彼宿儒老吏亦不暇詳豈僻壤遐陬之所能徧故博學貴乎知要必會極然後歸極欲圖文獻之足徵須及典刑之尚有昔我孝皇之志實惟英廟之遺上遡累朝仰稽烈祖

謂一代之制在諸司職掌之書或更定於暮齡或增修於繼世發石室金縢之秘徴兩京百府之藏儀文每據乎舊章義例特施乎宸斷命官分局開六館以編摩類事歸曹備百年之損益蓋自洪武戊申之歲迄於弘治壬戌之秋既挈領以提綱亦删繁而就簡體之重者雖微必録令之善者雖寢亦書庶幾愛禮以存羊非敢技圖而索駿文取達而不勝乎質信可傳而寧闕其疑制異典墳宜於今而不泥於古法殊紀傳敘其事而不録

其名標題榮華袞之褒序簡煥雲章之錫告成雖久刊
布未遑恭惟皇帝陛下煥有堯文緝熙湯學兵民利獘
以次罷行禮樂章程悉加釐革特令臣等重訂是編當
卷帙之粗成荷奎文之載賜獻諸天府副在有司期言
之必有可行俾習矣而無不察譬則麗空之宿一舉首
而在目中合轍之車不出户而通天下臣等才輕襪線
識小甕天功不厭詳貫惟仍舊拂塵掃葉深知校閲之
難測海窺天詎免遺忘之失伏願上念宗祧之重大下

知稼穡之艱難主善為師任賢立政惟一心之克協罔庶獄之攸兼不愆不忘率祖考憲章於有法可久可大配乾坤德業於無疆謹以校大明會典一百八十卷合凡例共一百冊隨表上進以聞

進元史表 宋濂

伏以紀一代以為書史法相沿於遷固考前王之成憲周家有監於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堪作將來之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漠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强并部落

者十世逐水草以為食擅雄長於一隅逮至青吉斯之時大會鄂諾河之上始尊位號漸定教條既近取於奈曼復遠攻於回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為墟世祖承之而宋籙遂訖立經陳紀居重馭輕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願治之君惟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遺自兹以降聿號隆平豐亨豫大之言鼓倡於天歷之世離析渙奔之禍馴致於至正之朝嬖幸蠱惑於中權姦蒙

蔽於外漢網秖因於踈濶周綱遽至於陵夷風憲皆為不捕之猫將士盡成反噬之犬由是羣雄角逐九域瓜分風波徒沸於重溟海嶽竟歸於真主中謝欽惟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大明出而爝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微鴻音斯播載念盛衰之故即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既亡而名亦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議論之公文詞勿至於艱深事迹務令於明白苟善惡

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於人此皆天語之丁寧愈見聖心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禕儒士臣汪克寛臣胡翰臣宋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壎臣曾魯臣趙汸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黄篪臣傅忠臣王錡臣不綱羅嚴加捜采恐𤨏時而愒日每繼晷以焚膏故於五六月之間成此十三朝之史況往牒舛訛之已甚而他書參考之無憑雖竭忠勤難逃疎漏若自元統以後則其載籍無存已遣使而旁求俟續編而上進愧其

才識之有限弗稱三良兼以紀述之末周殊無寸補臣濂忝司鈞軸幸睹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於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言褒貶於春秋仰塵乙夜之觀期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二卷目録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餘字謹繕寫成百二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進歷代通鑑纂要表　張邦奇

臣等伏奉先皇帝勅旨令修歷代通鑑纂要書成進

呈者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道有常經貴諗從違之實治多異法恒階興替之原顧鑑龜已定於前人而考卜宜精於今日不觀往轍曷啓前途欽惟皇帝陛下天挺英資日新聖學率由祖訓繼緒無忝於成康敷求哲王成功遠期乎堯舜臣等叨陪講幄忝職儒班先皇不鄙其庸愚明命畀司乎纂述分曹秘閣發冊石渠窮念豐芑之遺實注情於簡策而涓埃之報敢忽意於編摩矧慙襪線之才無補衮職之闕庶采前古之迹可

資乙夜之觀爰惕爰兢胥勤胥勵欲備一代之典盡捜百氏之書自高辛以來史凡十九由故元而上年歷數千其間編簡之龎茸與夫文辭之棼浩雖專門之士或不及詳豈萬幾之餘所能悉覽顧事貴得要故泛載於書契之餘者雖詳或去然道欲無遺則傳文於結繩之上者雖遠亦書春秋以前本聖經之斷例威烈而下宗綱目之法程旁逮遼金法遵今史咸臻實録豈曰傳疑規模體統之詳尺楮或稽於百代侈剥興隆之故片時可

昉乎萬年昔漢儒說苑之編事非大要唐相金鑑之録辭不萬言核實若歐陽容有未闡之旨博洽如司馬不逃輕信之譏備而不繁約而無晦徧觀列史莫便此書是皆先皇之克開而有望於陛下之善述者也然制方雖存乎古用藥則由乎人苟捐網以臨淵雖羨魚而焉獲伏願慎終於始圖大於微主善為師動止罔愆乎成憲克念作聖陟降如見乎先皇定命訏謨務俾與治同道遏惡揚善永期應天時行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

屏營之至謹以所修歷代通鑑纂要若干卷隨表上進

以聞

聖駕臨幸太學謝表 林文俊

國子監祭酒臣林文俊等嘉靖十二年三月十三日欽蒙聖駕臨幸太學謹奉表稱謝者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典禮更新百代仰大君之有作辟雝臨幸四方占泰運方隆載舉曠儀聿光舊典懽均朝野慶洽天人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由天縱德與日新彝倫

敘而五典以惇禮樂興而百度咸正況茲首善尤在留神默契聖心大袪俗見謂孔子稱王本非禮宜正先師之名陋元人塑像為不經特遵皇祖之制别祠啓聖聿明父子之倫配食先賢盡去公侯之號禮無僭瀆道益尊崇顧茲典之鼎新煩至尊以貴重當薄海同文之日適踐祚一紀之初乃涓令辰爰修盛事六龍捧御遠戾止於膠庠萬乘執圭親奠釋於先聖崇儒重道稽古諏經喜溢壅縫光流簡冊執豆籩以奔走乃有三氏之子

孫圜橋門而聽覲奚止六館之英俊瞻威顔於咫尺奉法語之丁寧建皇極以敷言斯其至矣觀人文以成化是之謂乎臣等職忝師儒躬逢盛美幸覩大人之虎變願先多士以駿奔賜坐而講易書覺叨榮之已過教人必先忠孝誓圖報於將來伏願配乎天配乎地皇朝綿一統之圖作之君作之師天子介萬年之壽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明文海卷六十六

明文海卷六十七

餘姚黄宗羲編

碑一

勅建歷代帝王廟碑 宋訥

兩儀判而人極立大統建而君道明粤自上古神聖繼作代天理物以開萬世太平之治故天地以之而位四時以之而序萬物以之而育大經大本以之而立盛德相繼傳至於今欽惟聖天子受天明命肇修人紀以建

民極纘皇帝王之正統衍億萬年之洪基稽古定制作
廟京邑以祀歷代帝王重一統也相舊廟地介乎通衢
褻而弗嚴洪武二十一年秋始命改作於欽天山陽越
明年己巳夏五月三日工部尚書臣秦逵奏成功請文
劉石詔臣訥為之記臣忝職胄監懼不敢辭謹拜手稽
首而言曰帝王功德於昭于天宜有清廟以宅神展敬
歷世以來祀典斯闕三皇五帝祭于肆類僅見於周而
堯舜禹湯發迹肇基及所經歷之地或有祠焉遣使致

祭後世有之至於合廟京國歲修享禮古未之聞皇上定鼎江左治功既成神人洽和禮樂明備凡廟祀之瀆禮不經諂神非法者一切去之正名定統肇自三皇繼以五帝曰三王曰兩漢曰唐曰宋曰元受命代興或禪或繼功相比德相侔列像於庭金玉其相衮冕焜煌聚精會神咸宅於茲每歲春秋二仲諏日誓士上御宸極制命大臣齋明承事籩豆靜嘉粢盛豐潔告充告碩神格洋洋所以推惟本始式昭曠典者至矣三年則命官

奉香帛詣陵寢具儀物以時致享又以昭聖顯靈而示不忘也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靖亂也康濟天下阜成兆民而登之仁壽之域者皆以奉若天道而已是故前乎三代之官天下者天也後乎三代之家天下者亦天也皇帝王之繼作漢唐宋之迭興以至於元皆能混一寰宇紹正大統以承天休而為民極右之序之不亦宜乎秦晉及隋視其功德不能無愧故黜而不與是可見皇上敦名實重理道崇德報功大公至正之心真

足以度越百王垂憲來世永永無斁謹為之銘曰
惟皇作極克配天地丕昭盛化以正大位皇道而皇帝
道而帝歷夏商周三王迭繼熙熙皡皡同底於治於赫
漢祖寬而有制光武奮興炎靈用熾唐興晉陽遂有神
器太宗重光力行仁義明明有宋其德克類暨於元氏
而亦用乂豐功茂德後先輝賁翼翼新宮有侐而閟貌
像既嚴皇靈斯涖享祀苾芬儀文孔備陟降在庭神之
攸暨祚我皇明以克永世

黔寧昭靖王廟碑　程本立

有非常之遇而後成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而後享非常之報湯之興阿衡聘於莘野周之興尚父載於渭濱曰漢曰唐曰宋有所興必有所遇然而義則君臣親則父子若我大明皇帝之黔寧王者未之有也王姓沐氏諱英字文英鳳陽定遠人八歲而孤遭元末大亂居室燬於兵隨母逃難母亦病歿惸無所歸謁上濠梁上為惻然與孝慈皇后撫之為子賜姓朱氏上即位金陵建

元洪武始詔復王姓王天資忠孝厚重簡嘿雖在髫齡不樂兒戲年十八為帳前都尉由都尉為廣武衛親軍指揮使改廣信衛親軍指揮使拜僉大都督府事陞同知大都督三十有三爵封西平侯授以鐵券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自昭勇將軍鎮國將軍至榮祿大夫勲為柱國以都尉守京口以指揮使守廣信節制甌閩以同知大都督填撫關西皆有威惠天下兵馬實大都督府總之在府七年裁度機務舉無留滯稱上意

馬一從大將南征獨取鉛山下崇安翦陳友定拔閩溪十八寨遂定閩中一從大將北征出古北口獨克灰山全寧嵩州過臚朐河擒元知院李宣俘男女萬口一為征西副將軍總京畿兵伐川藏抵崑崙山俘男女亦萬口馬五千牛羊十三萬闢地數千里一為征西將軍總京畿河南陝西山西諸軍征朶甘之地降其萬戶且實勒戩夷其部落平納琳七站之地擒洮州十八族番酋曰汪舒多爾濟曰鄂溫都爾并其衆二萬獲馬牛羊二

十萬一總陝西兵出和林畧以集乃路自寧夏歷賀蘭山渡流沙擒元國公托和齊元知院按珠俘其全部以歸天下已大定而梁王巴咱爾斡爾密實元之遺孽恃雲南險遠執我信使納我逋逃上命潁國公傅友德為征南將軍王為副將軍率師三十萬討之旌旗蔽江而上自辰沅陸出羅鬼普定普安皆下苗蠻犵狫迎降恐後循格孤山之南出奇兵襲畢節擊可渡河皆克之巴咱爾斡爾密遣其司徒達爾瑪以精兵十萬拒我師於

曲靖王曰彼謂我師罷於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未及白石江忽大霧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霧霽則兩軍相望達爾瑪大驚以為我師飛至因擁兵陳水上傅征南亟欲濟師王曰未可別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陳後鳴銅角樹旗幟為疑兵山谷間達爾瑪軍欲亂王乃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刀蒙盾斫其軍而奪之氣却數里而後敢陳我師既濟整列而鼓砲聲震天地戰數合王縱鐵騎衝其軍遂

大敗之生擒達爾瑪俘甲士二萬馬萬匹死者橫屍十餘里巴咱爾斡爾密聞達爾瑪敗遁滇池島中先縊其妃而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遥拜以迎王師王入鄯闡城市不易肆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其民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也自秋九月出師至是百日雲南平分兵下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畧建昌澂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大理城倚點蒼山西洱河為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首

龍尾二關號險要王自將取之土酋段世聚衆五萬搤龍關牢不可破王以一軍付裨將夜從間道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遲明彼軍驚亂王策馬渡河水及馬腹將士隨之斬關而入彼軍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擒段世脅從者悉縱遣之分軍下鶴慶麗江收三營砦破石門關畧永昌由是西蕃車里平緬相率來附雲南平以幅員之廣分烏撒以東越巂以北皆隷四川餘列為郡邑凡府州縣宣慰司長官司一百八籍

其見户七萬四千六百設官以治其民立衛以守其地烏撒東川建昌諜變王還與傅征南合攻下之并克芒部斬首三萬級獲馬牛羊數萬計王師已東鄯闡諸蠻部乘之以叛圍城二十萬衆都督馮誠以孤軍固守伏強弓弩於埤賊近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伺賊怠則出擊之賊不敢即攻城王將鋭兵一萬赴援至曲靖遣一健步懷檄入城約為内應為賊所得詰之賊皆錯愕轉相告報解圍宵遁王既入城賊散走安寧羅次邵甸富

民晉寧大棋江川諸山猶據險立柵悉分兵殄滅之斬首六萬級生擒四千諸郡復定奏聞上大悅詔傅征南班師王留鎮雲南辨方物以定其貢賦視民數以均其力役踈其節目以寧便其人麓川之外有國曰平緬車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内附在鎮十年得上恩賜悉送官府以助軍資凡遣將討賊者六逋冠集浪穹鶴慶劔川輒相應為亂遣大理衞指揮使鄭祥掩而殲之平緬叛結砦於馬龍他郎甸之摩沙勒遣都指揮使

寗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東川蠻據烏路山為砦山極險峻上下三百里遣寗正帥雲南兵與京畿大兵相為犄角討之殺火頭弄宗等五十九人俘男女馬牛羊皆以千計阿資毋出降教化三部不供租賦遣臨安衛指揮使王執討平之普安酋密即叛遣貴州都指揮張泰擊破之自將討賊者四廣南特磨道未附自將討之酋出降廣西阿赤部叛自將討之誅其酋曰者滿曰矣清俘男女五千口平緬以三十萬衆寇定邊自將二萬

討之與寇對壘以輕騎三百當寇寇出萬衆乘三十象以戰一戰而殺寇數百人獲一象以還王曰吾知賊不足破也明旦寇集衆驅百象以陣象皆背負攔楯左右以大竹筒置短鎗其中乘以標之勢恃以張王分軍為三馮誠領其前甯正領其左都指揮同知湯昭領其右乃下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盡賞退而衂者一隊必盡戮於是鼓而合刃機發箭鋒星流煙飛雷擊電走象皆驚北寇之勇而力者曰實喇亦殊

死戰我左軍小却王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來左帥遥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麾衆復前王責戰益急三軍大呼而鏖不移時寇大敗斬首三萬級俘萬人生獲四十六象餘象被矢如刺蝟以死渠帥刀斯郎埋亦被百矢殪象上餘黨走死百無一還自是平緬歲入貢賦不復反矣阿資復叛自將討之擊於補衝殺獲其衆殆盡阿資僅以身免方搜捕山間俄有旨諭王還鎮以前軍僉都督何福為平羌將軍寗正為叅將代領其兵

阿資遣其子詣王降王請於朝立衛越州鎮之遂罷兵歲較屯田所入增損以為賞罰計遠近墾田至九十七萬畒以滇池末流淺狹霖雨汎濫瀕池之田不可以稼乃督萬丁自池口入渠濫川中浚而大之無復水患通鹽井之利以來商旅選凡民之俊秀與諸酋之子弟入雲南府學朔望或賜之飲膳嵗時或賜之衣服又命行鄉飲酒禮於學民知尊長養老而興其孝弟矣二十年十月王入朝上宴之奉天殿賜黄金二百兩白金五千

兩繒綵百鈔為貫凡七萬五千以西南之人安於王也復歸之鎮初王留鎮之明年哭孝慈皇后三日不食踊慟幾絶及再鎮之三年哭皇太子號慟失聲飲食為少一日暴薨二十五年夏六月丁卯也享年四十有八官僚士庶胥吏卒伍緇黄髪白莫不奔號其門泣語於路訃至京師上哭之慟不視朝一日自為文遣禮官往祭命嗣子春奉喪以歸詔發兵護喪出境所過衛府州縣設祭如禮柩出金馬山送者萬人蠻夷酋長哭之盡哀

喪至自雲南詔封黔寧王謚昭靖三代考皆黔寧王妣皆黔寧王夫人冬十月庚午以王禮葬江寧縣長泰北鄉觀音山之原自喪歸至葬上遣使祭者三皇太孫親王遣使祭者再葬之二日詔春襲西平侯爵嗣鎮雲南賜白金若干萬兩明年太常以太牢祭王功臣廟而雲南父老諸酋首合辭願立廟祀王守臣奏請上許可之又明年廟成父老諸酋請本立紀王勲德刻諸廟石嗚呼自宋靖康之亂戎馬蹂中國百五十年而極於元矣

末政隳壞神憤人怨天命我明掃除湔滌永清四海以承大統於是賢豪並出輔成帝業至於西南六詔之地一變而為華夏之俗非斯民之大幸與王之治西南也以威武定其地者功若速而事返易以德化洽其民者事若緩而功則難論者謂唐李西平不特良將乃良相也王其人乎王於濂溪周子之太極圖橫渠張子之西銘西山真氏之大學衍義皆尊信而講明之至以太極圖與晦庵朱子之白鹿洞規刻之於石立之雲南府學

則漢之功臣有所謂木彊少文不學亡術者得不愧於斯乎蓋非聖賢之學無以為大施設之體非將相之才無以為大緼蓄之用王能體之以聖賢之學用之於將相之才宜其過人遠矣雖然向使王樂生無事之日其所遇所報安能始終若是哉故曰天也夫髙莫髙於山嶽大莫大於河海本立才劣辭陋渞埃奚贊其萬一父老諸酋思之也哀請之也至輒不自揆謹按王行録述之系之以詩詩曰

上帝有赫降命我明剪亟戡亂以開太平乃授以臣乃賚以弼龍興雲從日出爝息勇奮其力知角其能焯有聲烈則惟黔寧黔寧始生生元之末犵犵稚年天其我割匪曰割之實將啓之惟皇父之維后母之長試以官帳前都尉廣武廣信指揮兵衛皇曰汝來汝績其凝為朕腹心為朕股肱朝夕事朕僉大都督繼陞同知累階榮祿柱國惟勲西平是封建侯襲爵崇德報功鐵券丹書金匱石室子孫保之世世無斁既平南粤既定西陲

北靖邊庭威行九圍惟彼西南古之六詔元有遺孽阻我聲教皇曰西平爾副征南役蛇役豨爾劉爾龕樓船蔽江師三十萬乾旋坤迴山擘濤濺悠悠牂牁峩峩格孤羅鬼犵狫溪我而蘇彼昏不知擁兵曲靖敢遏我師罔畏天命我師其行如霆如雷大戰白石手縛其魁截厲我兵載秣我馬直入滇池如裂其瓦元之遺孽破卵覆巢父老歌舞迎師於郊段世亦擒罔有不服班師振旅獻俘授馘摩些施順望裸莣河尋傳漢裳婆羅泰婆

烏蠻白蠻東爨西爨穿鼻昇長鬃黒齒綉面麗木金㸤朱提銀流白雉孔雀馴象犀牛一百八區三十六部七十城門八百媳婦版圖旣入職貢是修大開明堂萬國懐柔皇曰斯民悉朕赤子一視同仁無間遠邇詔汝西平其撫鎮之以燠其寒以飽其饑西平奉詔稽首以拜夙夜兢兢罔敢或懈拊摩吹煦於懐之咳芟夷蘊崇于田之來于羊于狼以膊以磔于稼于苗以膏以澤以興學校以敦詩書農隙講武鼓舞邊隅滇人有言我亦人類

遠於恩化弱肉强噬今也奚倖昔也奚辜予有其父婦有其夫滇人有言我枵我羸西平餔我西平繐我西平曰吁兹豈在予維皇之命維皇之謨天胡不仁奪我父母擗踊而哭匍匐而走九重眷注一日哀聞驚慟輟朝諭祭以文數備禮登有誄有謚王以黔寧侯以家嗣黔寧始薨人莫不哀嗣侯既至人莫不懷江寧之岡有鬱其兆滇人不忘滇則有廟金馬左立碧雞右昻千萬斯年以祀我王

鄉飲酒碑 王彝

皇明既一四海乃大興禮樂以新令俗還古道為千萬世計惟鄉飲酒繇近代以還蔑之有講洪武五年始詔郡國以孟春孟冬舉行斯禮而讀律焉其時江夏魏公實守蘇州奉詔惟謹既一再行之然尚恐未能宣上德意是以明年復叅考儀禮以授經歷李亨教授貢頡之使與郡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共商校之且使張端及諸生相與習焉爰釋菜先聖先師以孟冬之月吉日癸

未行於郡學其大賓為前進士魏俊民介為先聖五十四世孫思睭僎為推官王芳三賓為范廷徵衆賓為邵允禮錢瓊等十有一人次僎為知吳縣事魯䶮知長洲縣事張其而樂正以張田司正以滕權賢而得其人如此又特位三老人曰崑山周壽誼年百有十歲曰吳縣楊茂九十有三歲曰林文友九十有二歲皆形充神完行坐有禮老人而得其人又如此然後乃列坐八十以上者十有三人七十以上者六十有二人六十以上者

四十有七人五十立而聽政役者百人凡在位者之子弟侍立者二十有八人主賔僎介之贊相爵尊豆籩爼洗之執事者皆具又别為教授位而吴縣教諭徐鼎崑山教諭陳圭次之訓導十五人又次之長洲教諭周敏則以侍其父南老常熟教諭傅著侍其父玉皆降而北面立合鄉學及六縣弟子員之立者百有六十人文武僚佐之在位觀禮者若干人農工商賈遠近之觀者又以千計公年且七十而朱顔焕如獨出人表升降揖拜

竟日無倦而其子子盤侍立進趨中度如是禮明樂和衆以大悅既而乃讀律衆復肅以聽皆曰令天子神聖援吾人水火中而斯禮也吾身親見之幸哉越五日周老人還崑山公躬出婁門之郊再拜以餞都之士女觀者又慨焉以為幸見且曰公於人之父兄也如父兄然吾於吾父兄宜何如君子以是知公之政興孝興弟者蓋易易然也且老人者生宋景定中歷元百年而遭逢聖代意者天生斯老以待今仁壽固已在百年先矣徼

公誰能表之㬇也居公之野以病廢得扶曳以觀焉蓋
曠世之遭也故為銘其堂下碑曰
於維皇王正此方夏奚釋戎衣有事郊社祀享朝會禮
作樂造神人既和及鄉飲酒維鄉飲酒萬方攸同俾孝
與義載臻時雍顯顯魏公牧我蘇人公有旨酒樂我嘉
賓嘉賓戾止以僎以介公在泮宮賓至則拜出俎東壁
羞自東房玄酒於尊房户是當有勺有勺實彼爵矣再
拜稽首獻且酢矣吹笙鼓琴而瑟而簫而間以歌厥音

猶猶有黄其髮台背兒齒百有十歲眉壽曷已公拜而饋實猶父兄何以將之篚有玄黄賓既樂只言旋言歸醉飽自公祝公期頤我子我孫公之孫子公我父兄我孝我弟公曰咈哉天子明聖天子萬年畜爾子姓猗嗟蘇人令爾復古我作歌詩以告來世題名縉紳

仗錫禪寺紀績碑　烏斯道

古之逃空虚者必靈境奥區擇而居焉至山水之氣閟而不泄神呵鬼禁人不能迹而見者尤為佛氏所専若

仗錫寺是已其地南去郡治可二百里山深入萬壑中
蛇盤斗折而上重巒疊巘峭峻際天勝槩絶世至峯頂
頂圩而爽塏可廬清流散飛灌木層翠晴必沾潤暑必
挾纊雖樵者靡常至四際又有峯二百八十有一回合
起伏雲霞蔽虧內七峯尤瑰異郡諸山咸莫之抗唐龍
紀元有石霜下長政二尊宿在藤湖肇基於此寺建徙
集天祐三年吳王錢氏賜今額十傳迨宋之天聖四年
太白己禪師德隆名重足以開先裕後又尊之為第一

代祖寶元二年額加延勝繼兹席者類多碩德雲栖霧食燈傳香衍實東南之望刹也歷歲滋久寺或燬或復傳五十二代遭時孔艱窘於傜役費如丘山貲産垂罄僧日竄匿寺日摧毁至仁讓公負荷法任痛念諸祖創業之難倡道不匱苟不攟本枝葉以亡雖有智力者出求興復如故惡可得哉於是殫心瘁容躬走官府招亡植壞保守先業於綱紀靡爛之後甫七歲珠璟璧合俾圓頂方袍之士不觖望令住山起予公又力纉遺緒篤

揚前休謁章蟾書走永新請於予曰寺舊有顛末載諸
樂石以災而不存茲不紀述則建初之績圖存之功咸
泯滅無傳敢辱先生之文明始顯今以貽厥後余謂昔
諸祖必處夫高深靜僻地者蓋以明心繕性非遠紛去
譁一耳目之官不可也若茲山者豈易致基業豈易圖
哉自佛法入中國法有阻行寺有興廢莫有常者元運
既圮天下大弗靖寺悉廢於兵燹吾郡幸無恙而廢於
艱難者又十九焉茲仗錫禪寺將絶而復振雖諸祖之

願力深重亦讓予二公之力也以世間相論之寺有興有廢以正法眼睬之寺未嘗有興廢也然不有世間相何以明正法眼哉自兹以往比主是山者鑒往懲來使是寺益以永久得以考鐘伐鼓大宏講席以正羣妄則其功德又豈忝於諸祖也耶寺之棟宇土田與夫山所入之利具刻諸碑陰繫以詩曰

東南之山維明為盛維明之山仗錫為勝高設於天闕司於神其在玄右豫竢哲人哲人伊誰張於佛氏藤湖

之長太白之己有廓其址有歸其廬建業之始倡道之初名閒雷厲學徒雲集繼玆席者代踰五十匪山之靈胡底於成匪祖之聖胡底於寧元運之末根柢幾絕讓予者出式茂其蘖以隆於俶斯永其傳克懋於後斯貽其先伐鼓考鐘環居列食心祖之心庶幾朝夕有章有程有聲有輝俾四方士惟玆焉是歸

大寧觀碑

劉定之

大寧觀在大同府城中大同古雲中地漢高祖鋤秦蹶

項威振寰海然至此為冒頓所困拓䟦魏據此而起而以得中原之半遼金皆以此為別京元因之立宗廟置社稷焉維我皇明視為藩垣重地屯兵千萬連城堡十數百以控制朔漠達於無外葢自帝都顧視之大同其右翼也德威所及之遠豈前代居中夏控外邊者可侔哉信足謂之大寧矣洪武初創道觀以大寧為名厥有意焉然其地寒故山林無傑木鉅材其人勞於戍守饋運征行故於取木伐石陶壁之役有不暇構架塗墁繪

飾之巧有非素習則維王公將帥官府廨署有不逮中土者況於觀固宜因陋就簡也今副都御史右濬王公越來鎮大同會肅法舉亦既有年意欲新之有待未果太守綏德郝君淵之自監察御史知河間府連著績用遷綰郡紱有所興革克承憲度公嘉奬之以新觀之事委焉君退與其僚捐俸為率俾觀之羽士張道維集好義者所願輸始事於成化三年丁亥某月訖工於明年戊子某月最北正殿五間殿之南甬道屬於中殿三間

道東西各有亭中殿之南甬道屬於山門道東有鼓樓西有鐘樓環其區域為廊四周東廊二殿北以祀三官南以祀靈官西廊二殿北以祀四聖南以祀關公間架高廣深遠如其數觚稜罘罳欄檻增其明香火洒掃朝夕節朔定其制石山藝卉沙墀植樹期其久既成文武官曹兵民士女咸集瞻視靡不欣喜謂曩者吾人至於斯觀有所祈謝祥臻災弭寇殄物阜雖感神恵而愧觀弗稱今茲稱矣功有自焉惟亭立碑以待刻文紀實郝

君嘗從予學乃以王公命來請予文夫斯地之安寧綏靜陶大化超往古由有聖主在上享天心恢神謨以長轡遐馭也斯觀之葳則賢臣總風紀任牧守治神人能得其宜於中也然則斯人在下衣食有餘而奉神之休庸有既乎予既記其事乃繫以銘詩曰

絶塞之表不聞刁斗乃聞道觀鼉鳴鯨吼鼓鐘之聲警於昏曉烽燧不見乃見華燈夜集於觀煜煜如星我皇御世武緯文經天下之大孰如其寧風調雨順禾黍被

野日之夕矣牛羊來下饔飧是宜湩酪亦諳出而射獵獲虎眈眈歸舉兕觥抵掌醺酣橐金車帛來自塞南家給人足捐財弗貪以作斯觀千楹梗楠維神之尊其居王宇垂衣雲霞寶冠玉塵與天為徒祐我聖主旁殿居者哂喜瞋怒各司厥職我民依怙爾驕勿驕神欲勦之都憲節出大將纛麾執以還城往觀數停入門而左闢雲長居顔如渥赭有虬其須單刀雪瑩狂魄先誅有訖者亭碑峙黿趺守臣所立鼇島仙書

勑修河道功完之碑 徐有貞

惟景泰紀元之四年冬十月十有一日天子以河決沙灣久弗克治集左右丞弼暨百執事之臣於文淵閣議舉可以治水者僉以臣有貞應詔乃錫璽書命之行天子若曰咨爾有貞惟河決於今十年東方之民厄於昏墊勞於堙築靡有寧居既屢遣治而弗即功轉漕道阻國計是虞朕甚憂之兹以命爾爾其往治欽哉臣有貞祇承惟謹既至乃奉揚明命戒吏飭工撫用士衆咨詢

羣策率興厥事已乃周爰廵行自東北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大河道濮范以還既究厥源流因度地行水乃上陳於天子曰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為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勢反是治所以難葢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兖土益疎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者適當其衝於是

決馬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為阻者與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捄也今欲捄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為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治水之閘疏水之渠渠起張秋金隄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濮陽之濼九里而至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東西影

塘又十有五里而至白嶺之灣又三里而至李崔之崖由李崔而上又二十里而至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大獙之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北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遏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萬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鄄東曹南鄆北之地出沮洳

而資灌漑者為頃百數十萬行旅既便居民既安有貞
知事可集乃叅綜古法擇其善而為之加神用焉爰作
大堰其上楗以水門其下繚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
尺其厚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
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
而鍵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汶
泗之源而出諸川匯澶濮之流而納諸澤遂濬漕渠由
沙灣而北至於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於濟寧凡二

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於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難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泌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力奏罷瀕河州縣之民馬牧庸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天子從之是役也凡用人工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有奇分而常役者萬三千有奇用

木大小之材九萬六千有奇用竹以竿計倍木之數用鐵為斤十有二萬鋌三千絙百八釜二千八百有奇用麻百萬觔倍之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則不計其算然其用粮於官以石計僅五萬而止焉蓋自始告祭興工至於工畢凡五百五十有五日於是水官佐工部主事臣詡叅議山東布政使司臣雲鵬僉山東按察司事臣蘭等咸以為惟水之治自古為難矧茲地當兩京之中天下之轉輸貢賦所由以達使終弗治其為患孰大

焉夫白之渠以漑不以漕鄭之渠以漕不以貢而工皆絫年費皆鉅億若武之𣲖子不以漑不以漕又不以貢而役久弗成兵民俱敝至躬勞萬乘投璧馬籲神祇而後已以彼視此孰輕孰重孰難孰易乃今役不再期費不重科以漑焉以漕焉以貢焉無弗便者是於軍國之計生民之資大矣厚矣其可以無紀述於來世臣有貞曰凡此成功實惟我聖天子之致所以俾臣之克效不奪浮議非天子之至明孰恃焉所以俾民之克寧不苦

重役非天子之至仁孰賴焉有貞之於臣職其惟弗稱是懼矧敢貪天之功惟夫至明至仁之徳不可以弗紀也臣有貞嘗備員翰林國史身親承之不可以媿故自輟乃拜手稽首而為之文曰

皇奠九有歷年維久延天之祐既豫而豊有蔀以蒙見沬日中陽九百六數丁厥蟄龍虵起陸水失其行河決東平漕渠以傾否泰相乗運維中興殷憂逦凝天子曰吁是任在予予可弗圖圖之孔亟歲行七易曽靡底績

王會在茲國賦在茲民便在茲孰其幹濟其為予治去害而利惟汝有貞勉為朕行便宜是經臣拜受命朝儆夕儆將事惟敬載驅載馳載詢載諆載度以為乃分厥勢乃隄厥潰乃疏厥滯分者既順隄者既定疏者既濬乃作水門鍵制其根河防永存有埽如龍有堰如虹護之重重水性斯從水利斯通水道斯同以漕以貢以莫不用邦計維重惟天子明浮議弗行功是用成惟天子仁加惠東民民是用寧臣拜稽首天子萬壽仁明是懋

爰紀厥實勒茲貞石昭示無極

海寧縣障海塘碑　張寧

海寧古鹽官縣瀕海南上有山名赭赭南遠有山對峙如門是為浙江受潮之口歲久泝洄渟滀赭溪出潬若陼則口隘潮東仄擊於鹽官隈岸宋嘉定中潮汐衝鹽官平野二十餘里史謂海失故道有繇也成化十三年二月海寧縣潮水橫溢衝圮隄塘逼盪城邑轉盻曳趾頃一決數仞祠廟廬舍器物淪陷畧盡郛不及者半里

軍民翹喘奔籲皆重足以待縣上其事於府府守陳上其事於欽差鎮守太監李廵按監察御史侶二公以所上事詢諸三司布政司杜按察使司楊又以二公命各詢其佐叅政李副使端叅議盧僉事梁咸集厥地周視僉謀區畫會計相與祭於神具以成業托分廵僉事錢曰君宜任重有所給乏從革惟君自處公乃躬履原隰量材度宜命杭湖嘉興官屬因地順民採石於臨平安吉諸山物用林積舟楫轉挽蔽河而至分命把總指揮

李通判何兼總工役初用漢犍絙法不就乃斷木為大
櫃編竹為長落引而下之汎濫稍定人知有成勢皆奮
趨事計以日費致月工填壘稠復為力漸易業可待就
時盛暑公有念曰我聞聖禹治水奏鮮定賦非但疏泄
而已今民蕩析未寧農稼方作饑勞野聚必有疾疫未
可亟也繇是作治雖嚴間輒撫循勞來失次者徙寓空
舍惠以薪米大集醫藥以療病者作副隄十里衛灌河
以防泄鹵之害義聲倡道富人爭自振施民至是始忘

死徙之念嵗八月塘成適沙塗壅障其外公因增高培厚覆實擣虛使腹抗背負屹成巨防而海復故道矣是冬舉羨餘之財修葺文廟增廣學地重建按察分司致祭告成公乃復邑父老過相語曰昔元延祐海患財力大艱時官謀寡誣以異術令之深沙鐵神遺跡近在吾少嵗猶見大父行於悒流涕而道其苦辛者皇朝永樂九年海決有司不時治民流移者六千七百餘户淪田一千九百餘頃事聞遣保定侯孟英等力役蘇湖九郡

貲纍鉅萬積有十三載其患始息此吾輩耳目所及者令錢公以一騎行邑斂不及民勞不縻衆徒以三府萬二千人僅七越月而績用聿成患大費省力少効速較之前事孰與此賢方首事之際振撼倉惶若遇勍敵雖有優才絶力當亦不暇旁顧公能發心藴竭性能紓徐委曲以庇食我以調劑我以成我稼穡以寧我婦子凡吾輩今日得以復安此土者皆公賜也柰之何泯没其德遂相率叩縣令孫綱教諭彭永烈介予友醫官郜暹

庠生凌雲翔徐寛具書幣走徼予文刻石予念風波漲溢凡際海之區無不間遇至於衝决激射惟浙江地勢為常自延祐及今纔百五十年海巳三變雖曰氣數消長未嘗不以人力定勝但恐物非天成終當復故使赭山之潬復出沙塗之壅再去後之繼任非人文獻無考則父老前日之憂將或在其子孫也文章非紀實不足以傳信請詳述本末凡有事者皆刻之碑陰一以示今日之功一以示後世之法

重修海鹽縣儒學碑　張寧

海鹽縣自宋建學至國朝凡十一遷修歲月滋久典守靡常殘毀傾摧幾不可依息者非一日矣成化庚寅郡大夫方欲修舉會監察御史劉珂叅政甯良僉事周正方行部視學顧瞻不遑詢簡通判鄭昇委以創述之事鄭素廉濟承命惟謹盡撤敝餘易以栢木中立明倫堂南徙中門北徙後堂東建復禮齋西建由義齋西北隅為饌堂東北廩庾肄舍在西際南上廨宇在東際北上

復宣公祠於廟東仍文昌祠於廟西重門翼廡垣屏周肅左殿右堂廟學均稱自經始至告成僅八越月而吾邑之士遂復有所歸矣嗟夫學校者士之家也人而無家則無所於歸其適也將惟遇而止撫世者知其然必先為之地陶以禮樂期以科目待以祿位使有定詣所以收天下之材而一其歸也當周盛時鄉國有學賔選以時德行道藝天下皆若人焉及其衰微以至戰國王政不行庠序廢熄士始變故求通放為游說矯為戰爭

流為異端聚為食客波流風靡智藏耄遜而莫之振皆由乎士之無歸也汎濫浮蕩及乎嬴秦厭苦縱横之術一切焚書坑儒專尚法令士之所學益無嚮用絶於授受或就耰耡或附刀筆或迫為卒伍或困為屠庸苟避時禁不復審義一旦倡謀起事由其智力相並動足致人大約皆出乎無歸之士使其初不務除絶而務反古以居之則跛扈踰閑者固皆曩時之賔興賢能也何至乎空國而速亡哉漢唐以下學校僅舉科目多岐士之

功業與時相平因循遷合沿及五季儒者之門戸蕩然矣天啓人文誕敷宋治三百年來未嘗一日亡養士之地其後國步雖艱學治不廢官曹或紊士論常存建炎德祐之際天運攺屬人心不移雖有外圖卒無内叛扶持迓續百有餘年而仗節死義與國終始者率多學校之士蓋由其養用兼隆安危相倚士至是則又以國為家以死為歸不特不他適而已也嗟夫秦宋之國勢强弱不倫而其廢興失得之故乃爾士果可使之久無所

歸也哉恭惟聖明繼周邁宋學校遍於海内所以陶養期待乎士者舉天下而一之無所不用其極海鹽雖地薄民聚居無厚資然比之疇昔人皆安土樂文俗尚明達風化日臻而不可動以非義者學與士之效也諸君子以士入官仰體聖意用能舉弊起廢使吾黨大康其家而終為吉士之歸是豈獨一州之美雖達諸天下可以善政稱矣寧故弟子員也舊家有光深復自慶因紀敘其事而刻諸石凡我同志盍歸乎來

明文海卷六十七